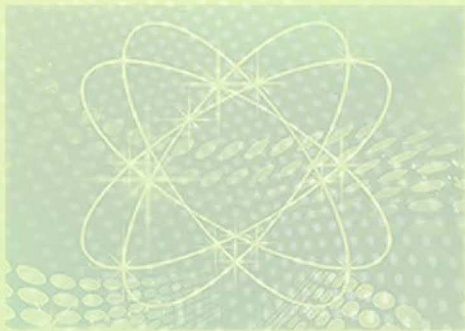


文史风景线

⑬

隋唐文学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 编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文史风景线

⑬

隋唐文学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 编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隋唐文学/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修订本. —喀什: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2007. 11

(文史风景线)

ISBN 978-7-5373-1465-7

I. 隋... II. 北... III. 文学史—中国—隋唐时代—青少年读物

IV. I209.4-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70416 号

文史风景线

隋唐文学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 编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出版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乌鲁木齐市胜利路二巷 1 号 邮编:830049)

廊坊市华北石油华星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787mm×1092mm 32 开

印张:600 字数:9000 千

2007 年 12 月修订版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978-7-5373-1465-7 总定价:2560.00 元(共 100 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同承印厂调换

前言

21 世纪是教育的世纪。教育兴则国兴,教育强则国强。

21 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的增长,离不开文学与历史的锤炼。

文学,能够增强民族凝聚力,丰富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提高人的综合素质能力;历史,能够传播历史文化,提高人的历史素养,培养新时期下的人文精神,塑造人的健康人格,铸就新时代的民族灵魂。

21 世纪的文学与历史教育,应该互相渗透,有机结合,使历史与文学完美统一。

正是基于这一点,在新课程改革的形势下,为了贯彻素质教育,充分体现国家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思想,培养学生成为社会合格人才,我们组织了一些历史与文学方面的专家、学者共同编写了这套丛书——《文史风

景线》。它主要介绍了历史与文学方面的知识,包括我国历代帝王的风云一生、中外历史人物的介绍、外国文学精粹、中外文学发展史话与理论漫谈以及部分文学大师的作品介绍。内容翔实,涵盖了古今文化、历史的各个方面;知识性、趣味性、学术性兼备;语言准确、生动、深入浅出、雅俗共赏,适合广大学生阅读。

在编写过程中,难免在细节方面有不足之处,在此只希望尽我们微薄之力,给广大青少年朋友的学习与生活提供必要的帮助。

编 者

目 录

一、隋唐诗歌	1
隋朝和初唐诗歌	1
李白诗歌	32
杜甫诗歌	55
晚唐诗歌	80
二、古文运动	95
古文运动的兴起	98
韩愈与古文运动	103
柳宗元与古文运动	115
三、小说与讲唱文学	123
唐传奇的兴起	124
唐传奇的发展历程	128

唐传奇的价值·····	145
讲经文与变文·····	147
词文和俗赋·····	153

一、隋唐诗歌

隋朝和初唐诗歌

自北朝以来,南方的文学风气就对北方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所以,虽然隋唐两朝是凭借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自北而南统一全国的,北方的政治、经济要明显强于南方,但是从隋朝建立到唐睿宗景云年间大约一百三十年的时间里,南朝诗风却仍然在全国占据着主导地位。在唐朝建立后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诗歌的发展缓慢,不光南朝诗歌里一些固有的弊病没有被纠正,而且,诗歌的创作中心几乎完全转移到宫廷,受此影响,唐初的诗歌自由抒情色彩较淡,内容也多以歌功颂德或娱乐为主。不过,唐初的诗歌并不是完全没有建树,唐初的宫廷诗人们在诗歌创作上吸收和总结了前代

的经验,在此基础上对诗歌进行改进、创新,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形式,使唐代诗歌更加丰富和完善,对于唐诗走向成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一批新的诗人应运而生,他们在创作过程中渐渐对陈腐、缺乏生气的诗歌风气感到不满,强烈要求对诗歌创作进行改革,由此,唐代的诗歌创作在一大批优秀诗人的努力下逐渐摆脱宫廷藩篱,最终开一代新风,促进了唐诗高潮的到来,留给后世一个不朽的神话。

隋代诗歌

隋朝立国很短,历二世而亡,统治不满四十年,因此在文化方面建树不多。但由北朝入隋的三位诗人——卢思道(535—586年)、杨素(544—606年)、薛道衡(540—609年),仍然留下了一些颇有特色的诗作,在那个时代大放异彩。

北方诗人的创作往往建立在南方诗歌的基础上,以南方诗歌为典则,但杨素的诗歌创作却有些不同寻常。他本身可以被看作一个豪杰,他胸怀大志,南征北战,又有多年的宦海生活经验,因此诗风独到。杨素的诗现存多为五言,风格“雄深雅健”(清刘熙载《艺概》)。诗中虽然也有一些对景物的细腻描写,如“兰庭动幽气,竹室生虚白。落花入户飞,细草当阶积。”(《山斋独坐赠薛内史》)之类,但这类描写在南朝诗中

很常见,而对于一些过于艳丽的词汇,杨素的诗中很少出现。而且观察杨素每一首诗的总体气象,无论是描写边塞生活,还是叙旧抒情,都寄寓着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意境苍凉,给人一种沧桑之感。以边塞生活为题材的如《出塞二首》其二:“汉虏未和亲,忧国不忧身。握手河梁上,穷涯北海滨。据鞍独怀古,慷慨感良臣。历览多旧迹,风日惨愁人。荒塞空千里,孤城绝四邻。树寒偏易古,草衰恒不春。交河明月夜,阴山苦雾晨。雁飞南入汉,水流西咽秦。风霜久行役,河朔备艰辛。薄暮边声起,空飞胡骑尘。”叙旧抒情的诗如《赠薛播州诗》十四章中:“衔悲向南浦,寒夜黯沈沈。风起洞庭险,烟生云梦深。独飞时慕侣,寡和乍孤音。木落悲时暮,时暮感离心。离心多苦调,诂假雍门琴。”

相较于杨素的诗,卢思道和薛道衡的诗具有浓重的齐梁风格。比如在卢思道的《采莲曲》中有“珮动裙风入,妆销粉汗滋”,《后园宴》中有“媚眼临歌扇,娇香出舞衣”等一类的诗句,显示出浓郁的宫廷气息。薛道衡的诗富丽精巧,而且以此见长,最著名的是他的《昔昔盐》,以传统的闺怨为题材,在描写上虽然没有多少创新,但抒情却极委婉细致,将南朝诗歌的长处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如“飞魂同夜鹊,倦寝忆晨鸡。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一句,描写女子独居时的落寞与凄凉,将女子哀苦的心情完整地衬托出来,一向受到后人的称颂。

作为北方的诗人，薛道衡等人的诗歌在多是凸显南朝诗风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北方文人的气质。其中薛道衡在行军途中所写的一些咏怀诗，慷慨激昂，很有一定的代表性，比如《渡北河》：“塞云临远舰，胡风入阵楼。剑拔蛟将出，骖惊黿欲浮。雁书终立效，燕相果封侯。勿恨关河远，且宽边地愁。”而卢思道所作的《从军行》，在这方面更是技高一筹，为世人称道：

朔方烽火照甘泉，长安飞将出祁连。犀渠玉剑良家子，白金羁使少年。平明偃月屯右地，薄暮鱼丽逐左贤。谷中石虎经衔箭，山上金人曾祭天。天涯一去无穷已，蓟门迢递三千里。朝见马岭黄沙合，夕望龙城阵云起。庭中奇树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还。白雪初下天山外，浮云直上五原间。关山万里不可越，谁能坐对芳菲月。流水本自断人肠，坚冰旧来伤马骨。边庭节物与华异，冬霰秋霜春不歇。长风萧萧渡水来，归雁连连映天没。从军行，军行万里出龙庭。单于渭桥今已拜，将军何处觅功名？

这种以七言歌行体来描写边塞风情，记录军旅生活，并从中穿插闺妇怨思的诗风，原本在梁朝、陈朝诗人所作的诗中就已经普遍流行的，但那一时期的诗里有很多色彩艳丽描写，格调略显低沉。而卢思道在《从军行》中却为这一类的诗歌创作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诗歌气势恢弘，境界辽阔，句式不拘泥

于形式，灵活多变，在虚词的承接和韵脚的流转上，气势充沛，节奏活泼爽朗，堪称初唐七言歌行的先河。正如明人胡应麟所评价的那样：“音响格调，咸自停匀；体气丰神，尤为焕发。”（《诗薮》）

另外，在隋代还有一个特殊而又庞大的作者群，他们不是别人，正是围绕在皇帝周围的宫廷文人。隋炀帝杨广周围就曾有这样一群宫廷文人。杨广对诗歌有一定研究，在他做晋王时，就曾招揽了一些才学之士。杨广即位后，他当初所招揽的那些才学之士也大多跟随杨广地位的上升成为宫廷文人。这其中比较著名的主要有柳玗、王胥、王胄、诸葛颖、虞世基、徐仪等，他们都经历过梁代、陈代，因此对当时风靡的绮丽文风都很熟谙，而他们作为宫廷文人，所作诗歌多属“应制”、“奉和”一类，其才能被束缚在絺章绘句上，有一种为文而造情的倾向，而且往往无病呻吟，单从《暮秋望月示学士各释愁应教》这一类题目上就能看出端倪。相比较起来，倒是身为皇帝的杨广本人的一些诗篇还有些可观之处。比如杨广所做的一首小诗：

寒鸦飞数点，流水绕孤村。

斜阳欲落处，一望黯销魂。

这首诗里对意象进行了精心处理，配置十分巧妙，画面虽简单但却富有情味。

与此同时，在宫廷文人之中，也出现了一些风格不同的诗人，其中比较有代表的是孙万寿。他在配置江南时，曾作《远戍江南寄京邑好友》一首，诗长四十二韵，因诗中情感流露真切，不事浮华，震撼当世，为时人所传唱。又作《东归在路率尔成咏》一首，流露出寒士对于自己矢志不平的感伤：

学宦两无成，归心自不平。故乡尚千里，山秋猿夜鸣。人愁惨云色，客意惯风声。羁恨虽多绪，俱是一伤情。

以孙万寿诗歌为代表的这一类诗，不同于宫廷文人的矫揉造作，在真情流露上技高一筹取胜。虽然这类诗的总体成就不高，也未能形成一定的气候，但却向世人表明了诗坛变革的主力必定来自于宫廷之外的这一重要事实。

在隋朝初年，还曾发生过一起企图以行政手段来改变文风的事件。《隋书·李谔传》上记载，隋开皇四年，隋文帝颁令全国对文体进行改革，并在同年将文表华艳的泗州刺史司马幼之治罪。隋文帝改革文风的核心主要是提倡“公私文翰，并宜实录”，主张将应用文中的华艳藻饰去除，提倡实用。如果单从这方面来说，隋文帝改革文风对文学没有太大影响，但如果引申开来，则是一种对当时文学所走的极端路线的完全否定。李谔曾经在《上隋高祖革文华书》中毫无忌讳地指出，自曹魏以来，“竞聘文华，遂成风俗”，主张对此绳之以法：“请勒有司，普加搜访，有如此者，具状送台。”隋文帝非常赞同李谔

的主张，并将《上隋高祖革文华书》“颁示天下”。过去曾有人
认为这个事件对于隋唐文学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可是在事实上，虽然它提出去除前代文学的某些弊病的主张，
但实际上却是企图运用文字狱的手段，让文学沦为为皇权统
治服务的工具。

与此相对应的，隋朝末期又出现了王通（号文中子）的文
学观。王通聚集门徒，广布学说，虽没有对诗歌提出反对意
见，但他却对汉儒的诗教说极为推崇，认为诗当“上明三纲，下
达五常”，“征存亡，辨得失”（《中说·天地篇》）。在这一理论
的影响下，王通对诸如谢灵运、鲍照、庾信、徐陵等一批南北朝
以来的著名作家，几乎全部一笔抹杀。王通的理论是一种很
鲜明的反文学理论。虽然诸如隋文帝、孙万寿、王通等人都曾
创作或提出一些不同于当世的诗歌或观点，但在隋唐文学发
展的进程中并没有产生太大影响，但他们所显露出的思想倾
向，却是值得注意的。

初唐宫廷文人和律诗的完成

唐朝建立初期，统治者对文艺采取了一种较为宽容的态
度。唐太宗李世民在对待文学上认为文学应该为政治服务，
虽然他不齿于前代帝王如梁武帝父子、陈后主、隋炀帝等人虽

有文才却不懂治国之道的作为，但是作为一个千古以来少有的明君，李世民却懂得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二者并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所谓的“亡国之音”的陈词滥调也没有对李世民的文学态度造成影响。同时，作为一个皇帝，李世民本人在文艺方面的造诣也很高，能够从艺术的角度欣赏文学。李世民就曾亲自撰写过《晋书·陆机传论》，对陆机“文藻宏丽”的创作大加称赞。虽然这不能直接导致文学的兴盛，但多少也为文学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

不光李世民，唐朝初期的几代君主，如唐高宗、武则天、唐中宗等，也大都“以万机之暇，游息艺文”（《帝京篇·序》）。

随着唐王朝的日渐强盛，统治者们为了炫耀大唐帝国的太平盛世，他们招揽天下文士，编纂类书，赋诗文以歌功颂德。由此，属于唐朝统治者的宫廷文人集团应运而生。其中比较著名、比较有代表性的诗人有唐太宗时期的虞世南、许敬宗，唐高宗时期的上官仪，武则天当政时的“文章四友”（李峤、杜审言、苏味道、崔融），唐中宗时期的宋之问、沈佺期等。这些属于统治者的宫廷文人，或者地位显赫，或者极受帝王赏识，每有诗文出世，天下纷纷效仿。这些宫廷诗人在帝王们的器重与鼓励下创作出大量的诗歌，但内容往往是歌功颂德、宫苑游宴之类，感情不深，抒情意味较淡。但和南朝以及隋代的宫廷诗歌比起来，唐代宫廷诗人的诗歌稍稍归于“雅正”，但也因

此而更显得苍白无力。其价值主要体现在对一种艺术风气的维持上。但是,在这些宫廷诗人的其他一些作品中,有时也流露出了诗歌沿革的气息;其中有些诗人,还促进了诗歌体制的建设。

在唐初,繁缛绮错的装饰风格一直是宫廷诗人在艺术上所推崇和追求的。对于这种装饰风格,宫廷诗人们最初是将创作的重心放在对偶的修辞技巧上,之后又在创作中加入一些调声的技术,并且最终将对偶技巧和声韵技术结合在一起,从而将律诗的完善和定型在形式上作出了突破。早在齐梁时期,对偶说和声病说就已经在诗坛上出现,但对偶说过于粗略,而声病说又过于琐细,且两者风格不一。北朝后期和陈隋时代的诗人,五言诗的律化进一步获得发展,一些诗篇也已和唐人定型格律的规定相符合,但在理论上却并没有创新,没有提出新的总结,甚至有些问题(如粘附规则)也没有得到完全解决。而在七言诗的律化发展上,唐初的宫廷诗人并没有多大进步,始终处于一种幼稚阶段。唐初的上官仪曾提出“六对”、“八对”的说法,同时在刘勰提出的“事对”、“言对”、“正对”、“反对”之外,又提出以“双声对”、“叠韵对”、“扇对”等一些把原来仅在词义范围出现的对偶又扩大到字音和句法的对偶。随后元兢也对对偶进行改进,不仅提出字形和词义对偶的观点,而且提出调声三术的观点,表现出初唐诗人在将声律

与对偶紧密结合过程中所做的新努力。此后从武则天到唐中宗神龙、景龙年间，一批宫廷诗人创作出大量涌现平仄协调、又合乎粘附规则的全篇合律的诗篇，将五、七言律诗的发展完全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高度，标志着五、七言律诗的成熟。可以说，在律诗形式逐渐形成的过程中，宫廷诗人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尤其是在律诗的规范化和对风气的统领上。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杜审言、宋之问和沈佺期三人。

杜审言(约645—708年)字必简，今存杜诗主要为五言律诗，但也有为数不多的七言律诗。杜审言的诗，格律严谨而笔力雄健，而且无论是在五律还是七律上，杜审言的诗都完全合律。杜审言曾在武则天天授初年作五言排律《和李大夫嗣真奉使存抚河东》一首：“六位乾坤动，三微历数迁。讴歌移火德，图谶在金天……江海宁为让，巴渝辄自牵。一闻歌圣道，助曲荷陶甄。”全诗长达四十韵，完全合律，由此可见杜审言在律诗创作上的高深造诣，因此当时的人们对他的诗非常推崇。杜甫曾称引李邕对杜审言的评价：“钟律俨高悬，鲲鹏喷迢递。”(《八哀诗》)意即指此。明人许学夷称杜诗为“律诗正宗”(《诗源辩体》)。杜审言在江阴任职时所作的《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一诗，受到明代胡应麟的极力推崇，称赞它为“初唐五言律第一”(《诗薮》)：

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